

平城旧曾诸之念念不忘(一)

□ 任翔宇



世界大同,涵盖了人类的终极理想,所以一座城市的名字,用“大同”来命名,是冥冥之中的注定。

注定了什么?注定了一路的求索。这求索路上,曾经鲜花满地,荣耀闪光,也难免荆棘,踟蹰踟蹰。每个人说起自己的家乡都会自然流露出骄傲和自豪,那座城市的掌故和高光时刻,那座城市曾经风云际会的名士高人、帝王将相,那座城市战争与奋斗史,那座城市盛产与地位,不仅独一无二,而且不容置疑。

大同,是全国的学生在课本里被背诵、出题、考试的城市,是一座外地人记不住省会也能记住特色的地级城市,是一座被法国总统、荷兰女王魂牵梦绕不远万里都要来拜访的城市。所以大同人总是容易恍惚,恍惚自己是在两千年前的那座都城,石窟佛像耸立,让人心生敬畏;恍惚是在一千年前那座边城,鼓角争鸣,塞上烽烟;恍惚是在五百年前那座京畿拱卫之城,守国门,开边贸,北方锁钥。

这很容易让我们忘记了离自己最近的那三四十年。“最熟悉的陌生人”,于是梦醒了搁浅了,沉默了挥手了,却回不了神。

离自己最近的那三四十年里,大同不仅是历史文化名城,首批十三个较大城市,还是把煤炭输送到天南海北全国各地的动力之城,还是门类齐全工业发达的新兴之城。大同与苏州、与青岛齐名的时代,大同名牌儿数不胜数的时代,同样精彩,可惜的是,这样的精彩,九零后,零零后,以及一部分八零后,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的家乡,还如此辉煌过。

整个八十年代,大同有181个产品获省级以上优质产品称号。那时候说起来是全国最大的煤炭和火电基地,大同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,那个时候,鄂尔多斯还是小弟,那个时候,神华、中煤还没有坐上大佬的交椅,全国最大的煤炭企业,是大同矿务局。过去的矿务局,曾经的同煤,当下的晋能控股,除了一连串的产能、销往地区、车皮数量数字外,还有一个极震撼的组合词组,“八十万煤海儿女”。

说起如今的“中车”,离不开“四二八”,现在叫中国中车大同电力机车有限责任公司,当年的机车厂,1954年始建,是我国“一五”期间重点建设的156个国有大型企业之一,是国内唯一一家生产过蒸汽、内

燃、电力全部三大系列机车产品的制造企业。机车厂曾经是亚洲最大的蒸汽机车研制基地,机车厂曾经独树一帜的大同蒸汽机车陈列馆里,从慈禧老佛爷坐过的御用火车车厢到新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都有,前段时间热播的王千源、张丰毅、童蕾领衔主演的新中国机车工业发展时代剧《美好的日子》,编剧是咱大同的胡传阁,作品原型里,有很多机车厂的影子。

山西柴油机厂,大同人会叫“六一六”“西花园”,如今叫山西柴油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。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。是国家150系列、大功率、高速柴油机的生产厂,隶属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,1994年被评为中国明星企业,是国家定点的履带装甲车辆动力和舰船动力的科研与生产基地,阅兵式、亚丁湾护航,有“山柴”人的汗水泪水,也有大同的骄傲。

水泥厂,如今在尘封的口号叹息,曾经的大同水泥,现在叫冀东水泥了。那时候的水泥厂,是庞然大物,是行业巨头,是大同经济的晴雨表象征。大同水泥厂是苏联援建的全国第一个大型水泥厂,人民大会

堂、人民英雄纪念碑、毛主席纪念堂、南京长江大桥用的就是来自口泉的大同水泥。水泥厂区里的苏联式建筑,是和曾经的雁北行署大院、四二八、六一六生活区同时代的产物,厚墙,小窗户,一个人户门里,曾经还被安排过两家职工分房间居住,那个时候条件虽然简陋,但是就在那样的环境下,两家人共用蹲便器,共用小小灶台,连厨房都算不上,也一样和谐共处,少生罅隙。水泥厂还是大同的第一家上市公司,1997年在深交所上市的时候,从口泉到市里的公交车、出租车上,总是会有很多水泥厂的职工,他们到证券公司把自己的职工股挂单卖出或者买进,过了一把股东瘾。那个时候我也找人收过些这样的原始股,在没有涨跌停板的时代里,第一次享受到家乡的企业带来的红利。



随手拍大同



冬日即景

兰子 小芳 摄

梦中的泉水哗啦啦

我的家乡是左云县的一个偏远山区,是一个挂在沟两边上的小村庄——店湾镇井儿沟。这里既没有著名的山,也没有著名的水。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区小村。我的童年、少年,就是在这里度过的。儿时的记忆依稀清晰,田野、树木、河水,无不时常呈现在我的脑海。

最难忘的是河沟,那哗啦啦流淌的泉水。尤其是在夏天,那简直就是我们的天堂。小伙伴们在玩疯了的时候,满身是汗湿透破旧的衣衫,就会光着脚丫,在清澈的水里跑来跑去。顷刻间,周身就觉得清爽。那水漫过脚面,漫过大小不同的石块,漫过沙砾,从南向北顺流而下,随着河床的起伏蜿蜒而下,一直向村外流去。那水晶莹剔透,在太阳的映照下一闪一闪地发出刺目的光芒。渴了就弯下腰喝一口泉水,甜,再喝一口,更甜。

农民们是没有休息天的,他们总能见缝插针,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。中午的时候,劳作的人们不顾疲惫,抓住午休时光,乘着阳光的暖流,一群一伙的妇女们就从各自的家门口走出来,端着装满衣服的洗衣盆,来到

河边,跪在那里,边洗衣服边聊天。那时大多数人们洗衣服也不用肥皂或洗衣粉,也没钱买,就用我们当地人叫做白土(纯白而极富清洁功能的粘土)的东西洗衣服。农闲抽空,男人们就会到沟边刨上白土,然后经过加工,做成方方长长的块状形态,洁白晶莹,晒干后即可使用。白土可以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,白土洗过的衣服还飘着一股淡淡的泥土清香。

人们快要洗完衣服时,河边的石头上,树的枝干上就挂满了花花绿绿的服装,虽然破旧,却已洗得干净,自成一一道风景。等到洗完衣服的时候,上工的时间也就快要到了。彼时,前面洗过的衣服有的已经干透,她们便又各自收拾回家。

一道风景结束,另一道风景便又出现。大人们都去下地干活了,只有孩子们在这个时候,仍是那样的自由自在。河边跑腻了,打闹腻了,便静下来,在没有水的沙砾地方挖泥沙。小手捧着泥沙,堆在一边,沙堆便慢慢向外渗透着水。一会,那被挖过的地方就慢慢地溢满了水。再挖,那水便咕咕地冒了出来。然后再清理泥沙,疏

通水道,让那河流贯通,等那浑浊的水逐渐清澈时,一场游戏也就告一段落。

到了冬季,那河道上便结满了冰,连片的洁白。于是,那洁白的冰面便又成为小伙伴们的乐园。一个个带上用木板做成的冰车,坐在冰车上在冰面滑行。冰车是用木板和两根能够钉上铁丝轨道的宽厚一些的木料做成,再加上一副铁锥子。那冰车在平坦的冰面上,只一刨,便飞也似的跑了起来。那副锥子就像船工的桨一样,既掌握速度又掌握方向。小伙伴们在冰面上驰骋,快慢自如,花样百出。哪还怕了寒冷。

有的也会用一截圆锥木,底部钉上一个小铁珠,经过雕刻,再染上各种颜色,一个“冰猴”就做好了,再配一条自制的鞭子,在鞭子的抽打下,那“冰猴”便在冰面上转个不停……

玩累了,就打块冰,放进嘴里,嘎嘣嘎嘣地嚼,一股清新的凉,一股清爽的甜。口感丝毫不比现在的雪糕差。多少年过去了,家乡那清澈的泉水没有了,冬天,那洁白的冰面也不在了,但那记忆的河流仍在哗哗地流淌。

李进

